

# 漫漫合一路

——罗马天主教与圣公会关系钩沉

党翼鹏 张晓华

**摘要：**罗马天主教与圣公会是基督教会两大主要教派。信徒遍布世界，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圣公会自16世纪宗教改革时代脱离罗马天主教自成一体，并且作为英国国教在英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与罗马天主教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对立冲突到接触对话的转变。本文通过对两个教派交往历史的回顾，进而对其两者关系予以评述。

**关键词：**罗马天主教 圣公会 对话 合一

**作者** 党翼鹏，1982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晓华，1963年生，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具有悠久的基督教传统。据基督教早期作家教父德尔图良记载，“公元200年已有基督徒来到不列颠。”<sup>①</sup>596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派遣奥古斯丁率传教团前往英国，得到了肯特国王的支持，解决了英国教会礼仪上的一些争端，统一了复活节的日期，并且在“不列颠设立主教区，加强与罗马教廷的联系，英国教会正式纳入罗马教廷的圣统制下，被视为是“罗马事业在英格兰取胜的日子。”<sup>②</sup>在此后的近一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英国教会得以长足发展，成为王权的支柱。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意识逐渐觉醒，对英国教会受制于罗马这一现实，涌现出了一批反对者。如14世纪的约翰·威克里夫（1328—1384）及其在民间的追随者“罗拉德派”。这些先行者为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吹响了号角。亨利八世以婚姻问题为借口，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在英国建立了民族国家教会—圣公会，英王取代了教皇，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袖。亨利八世的改革保留了天主教的教义、仪式，使英国圣公会成为保有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新教派。随着圣公会国教地位的确立和原来罗马天主教优越地位的丧失，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斗争也日益剧烈。两大教派的冲突背后则是当时欧洲新、旧教国家的冲突。

## 一、冲突时期

亨利八世确立国教的同时，加大力度打击天主教会。1534年，镇压了爱尔兰人的反抗，考虑到爱尔兰人坚定的天主教信仰，日后极有可能与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国家形成联盟，使英国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状况，亨利八世于1537年通过《王权至尊法》，规定英王是爱尔兰教会的最高

① 蒋孟引：《英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② [美]沃尔克：《基督教会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领袖，废除罗马教皇在爱尔兰的宗教管辖权。并且宣称：“爱尔兰是英格兰的领地，必须与英格兰结合，归属英王。”<sup>①</sup> 随后关闭修道院，没收天主教会的财产。当时教会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每年收入达 27 万镑。<sup>②</sup> 通过没收教产，亨利八世获取了大量财富。他将获取土地进行拍卖，结果形成了宗教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成了亨利八世改革事业的支持者。

英国宗教的改革进程虽在玛丽女王时期出现了反复，但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后英国圣公会的地位又日渐巩固。1561 年英国又通过《信仰划一法》，规定：“1. 在爱尔兰推行爱德华六世时期颁布的《公祷书》，一切仪式的举行以《公祷书》为准。2. 爱尔兰所有教士必须使用《公祷书》，违者入狱六个月，不得保释。3. 周日必须去国教教堂参加礼拜，违者罚款一先令。4. 依据国教颁布的新的教会日历庆祝宗教节日，违者处以罚款 12 便士。5. 教堂举行仪式时，必须使用英语，禁止使用其他语言。”新的宣誓誓词更加突出反对外来权威干涉国王的宗教权威：“我宣誓，国王陛下是这个王国以内以及其他一切领地唯一统治者，最高的教会领袖。任何外国君主，主教无权拥有这个王国的任何权力。因此，我将以最大的能力捍卫国王陛下及其后代的权力，上帝保佑我们！”<sup>③</sup> 新誓词明确反对外来权威对英国的干涉，虽未直接提及罗马教皇，但意图再清楚不过，结果就是排除天主教徒出任公职的可能。

在文化教育方面，圣公会全面接收了以往天主教会所办的学校。在圣公会所办的学校中灌输学生反天主教观念。对多数天主教徒来说，难以接受这种违反信仰的教育，他们转而自己开办学校，进行传统的天主教教育，但是这类学校面临的则是资金的匮乏和教师的短缺，很难与国教的学校抗衡。在高等学校中，则完全拒绝天主教徒，凡进入大学者必须宣誓反对天主教。针对相当数量在欧洲大陆天主教国家留学的天主教徒，英国于 1688 年颁布法案规定“天主教徒不得于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在海外天主教学校学习的儿童，则剥夺其在国内继承权。”<sup>④</sup>

在宗教方面，借助政治上的力量，通过一系列措施打击天主教，树立圣公会的国教权威，驱逐所有天主教主教，解散一切修会，遭驱逐者私自返回，处以死刑。同时，剥夺天主教神父为信徒举行婚配的权利，不承认天主教神父主持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严禁天主教徒对于教会的奉献，只能呈交给国教会，以限制天主教会的活动。鼓励告密揭发者并予以不同金钱奖励。禁止天主教徒到欧洲大陆参加朝圣活动，违者予以罚款。对主教的驱逐，使得天主教会在英国失去了领导阶层，由于主教被逐未来的神职人员也无法产生，缺少神职人员照顾的天主教徒最终不得不改宗圣公会。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打击，圣公会在英国彻底取代了天主教，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针对英国天主教教会所受的打击，罗马教廷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回应。1559 年，教皇保罗四世宣布伊丽莎白一世为宗教异端分子，一切新教都属异端教派，呼吁英国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她王权的合法性。1568 年，在法国杜埃城设立神学院接纳英国流亡而来的天主教徒，让他们接受系统神学教育，成为神父后再返回英国秘密传教。截至 1577 年，已有 15 名神父返回英国，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扩大。除了杜埃神学院之外，更富盛名的则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们于 1580 年到达英国。著名的人物有艾蒙·坎庇恩和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布莱恩。前者曾于牛津大学任教，是一位著名作家和演说家，二人都才华横溢且极具传教激情。耶稣会的传教士，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影响却是巨大的。所以英国政府对于耶稣会的打击力度也毫不手软，在 1535 至 1680 年

① S·A·Meigs. *The Reformation in Ireland: Tradition and Confessionalism 1400—1690*, Hampshire Macmillan Perss, P320.

② 范晋豪：《如果教宗批准亨利八世离婚》[N]. 《教声》，2002—3—31. 第 1360 期.

③ E·Curtis and R·Medovell. *Ir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72—1922* [M]. London Press, 1977, P124.

④ Ibid, P161

间,被处死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共360人,其中主教2位,在俗司铎84位,在俗司铎后求加入修会者7位(6位入耶稣会,1位入本笃会),本笃会会士16位,加多森会会士18位(包括辅理修士6位),彼利其特会会士1位,方济各会会士3位,奥斯定会会士1位,梅尼会会士1位,耶稣会会士19位(包括辅理修士2位),男信友44位,女信友4位。<sup>①</sup>

综上所述,在宗教改革后的两个世纪里,圣公会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全面确立了国教地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拥有绝对地位,而天主教会则遭受了严酷打击。两派在冲突中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冲淡了宗教理论层面的争执,这场争斗的背后则是英国与西班牙的角力。随着英西海战西班牙的战败,外部势力对于英国的干涉大为降低,两个教会的关系也开始发生转变。

## 二、缓和时期

18世纪欧洲大陆兴起的启蒙运动冲击了宗教权威,无论是天主教会抑或圣公会都感到了威胁。教会的威信开始受到挑战,传统的信条和道德价值观备受质疑。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面貌,人口迅速增长。185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750—1801年间每10年大约增加108万人,从1801—1841年平均每10年增加271万人。”<sup>②</sup>随着人口的增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相继涌现,社会风气败坏,两性关系紊乱,非婚生子女数量呈上升趋势,工人阶层酗酒严重,社会治安日趋恶化。世俗化浪潮的侵袭,使得民众的信仰观念也日趋淡漠。正如圣公会牧师凯布尔在布道中说:“在仁慈和宽容掩盖下,我们几乎到了这样一种境地。在信仰问题上已无所谓,公众和家庭生活不会因信仰的区别而得不到认可与信赖。这一代人的宽容,很大程度上应归于一种倾向,那倾向是使得犹太人堕落到崇拜偶像的异教徒境况,要形容这个民族的这种倾向,叛教这个字眼还过分吗?”<sup>③</sup>

为了扭转局面,圣公会中一些较有名望的学者和牧师发起了一场旨在复兴国教的牛津运动,代表人物有牛津大学圣玛利亚教堂的主任牧师约翰·亨利·纽曼,牛津大学的希伯来文教授爱德华·皮由兹。这些人通过一系列的小册子来论证圣公会的权威性及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纽曼在《先知职责》里提到:“罗马天主教徒和我们都坚持认为,早期各个时代一致证实了的任何教义,不论是教父们的赞同,还是历次大公会议及各种历史事件,历次论战。任何可以恰当而合理的视为那些时代的普世信仰的东西,都应该作为来自使徒的信仰而接受。”<sup>④</sup>有趣的是,在这一场本是由圣公会所发动的复兴运动,却意外使英国的天主教会迎来了春天。纽曼逐渐倾向天主教会,开始对英国圣公会《三十九条信纲》提出质疑,而他本人于1845年10月,宣布脱离国教,加入罗马天主教会。步其后尘的先后有数百名国教信徒及神职人员,天主教徒的人数增长至84.9万人。<sup>⑤</sup>

促使英国改变天主教政策的另一因素是随着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英国政府开始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美殖民地。为了赢得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英国政府主动寻求解决爱尔兰天主教问题。官方代表与天主教会接触,表示要对爱尔兰天主教会采取一种温和,宽容的方针。爱尔兰的天主

① 5月4日圣福里安/英格兰和威尔斯殉道烈士圣福里安 [EB/OL]. 天主教在线: <http://www.chinacath.org/liyi/shengren/5/2010-05-01/6173.html>, 2011-4-28.

② Peter·Mathia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Press, 1990, P115.

③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从启蒙运动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册) [M]. 何光沪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29页.

④ R·W·Church. *The Oxford Movement Twelve years, 1833—1845*. London Press, 1892, P255.

⑤ Samuel Hall. *A Short of the Oxford Movement*. Longman, 1906, P240.

教会也作出积极回应。由于英国政府抽调兵力开赴北美作战，大量爱尔兰民兵被派到北美，英国政府修改法令允许天主教徒参军及持有武器的合法权利。拿破仑的崛起，打破了欧洲的均势，英国开始与天主教国家奥匈帝国及西班牙联合，组建反法联盟。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也不适宜继续推行反天主教的政策。1829年，英国议会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案》，规定天主教徒可以担任除国王、摄政、总督、大法官之外的所有公职。颁布新的宣誓条例以取代原有的含有反天主教的忠诚宣誓，对于在议会举行的国教圣礼宣誓也同时废除。新誓词实行后，天主教徒可合法成为任何世俗机构的职务，在选举及其他事务中享有选举权。1850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颁布谕令，在英国重建圣统制，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中断三百年的天主教会的圣统制重新确立。1856—1858年3年间，陆续建立一系列新教区。1878年，天主教会在苏格兰获合法地位，重建了教区。天主教会在英国共有7个总主教（大主教）区，30个教区，位于英格兰及威尔士共有5个总主教区（威斯敏斯特，伯明翰，加的夫，萨沃德，利物浦），22个主教区。苏格兰有2个总主教区（格拉斯哥和爱丁堡），8个主教区。

天主教复兴后，与英国圣公会的接触日渐频繁，虽然彼此的成见仍然很深，但已开始对话，首要的问题就是自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圣公会所祝圣的主教是否有效。圣公会一直坚持其主教职权依据《尼西亚信经》所言是传承自使徒的，因此是完全有效且合法的。罗马教皇利奥13世于1896年9月13日颁布了《宗座关心》的通牒，在这份文件中，天主教会认为圣公会主教祝圣时，不仅在礼仪中所念的经文是有欠缺且不合适的，而且在意向方面也存在缺陷。祝圣的礼仪在质与模两方面都存在问题，因此圣公会主教圣秩自1559马太·帕克尔大主教以来全部无效。通牒声称“圣职部谘议员们一致同意…那件案子，虽然早已由圣座，完全予以审理和裁判…可是我们认为，最好用我们的权威，再把这同一事件，予以宣布一下…因此，我们一面坚定前任教宗们的定断，并再予以声明，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用我们的权威，用我们自动的方式，依据我们确切的知识，我们宣称，我们公布：用英国圣公会礼仪所授予的神品，完全无效，且完全和没有授予的，一般无异。”<sup>①</sup>

通牒发表后，引发圣公会的强烈不满。坎特伯雷大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纷纷出面，反驳教皇的这道通牒，声称圣公会主教职权的有效性毋庸置疑。主教就是使徒们的合法继任人，罗马方面无权对此下结论。可以说，这是19世纪双方在接触中的一次剧烈碰撞，当时的天主教正处于多事之秋，面临着来自自由主义、唯理主义、社会革命等方面的挑战。1869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强调加强教皇权威，强调教皇是使徒之长的继承人，是耶稣的在世代表，是教会的最高首领和所有信徒的导师。信徒不单在信仰和伦理上，同时在纪律和行政管理上服从教皇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教会统一的愿望。服从教皇的领导并不减少当地主教的权力，而是使之更为坚强。会议还谴责那些认为教皇的训导只有在国家的认可下才发生效力的主张，并规定大公会议不高于教皇。同时宣布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教皇享有不错的的特恩。在信仰问题上力求从严，在教会论上仍坚持旧有的观点，即只有天主教会是耶稣基督建立的唯一真正教会，新教各派只有重新回归罗马才是真正的合一。任何与此相背离的主张都是不能够接受的。在此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宗座关心》就十分容易理解了，这份通牒的出台使两个教会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但却没有完全中断。两个教会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双方需要进一步了解，增加互信，逐步建立起一种非官方的联系，积少成多，为日后两个教会上层的会谈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官方层面接触减少的同时，私下的个人接触却开始增多，为进一步的交流铺平道路。

<sup>①</sup> <http://218.188.3.99/Archive/reference/subjectlist.php?subject=论英国圣公会晋秩礼>.

### 三、对话时期

20世纪初,双方接触的最为著名的事例就是马林会谈。因双方代表会面所在地马林而得名。天主教方面为法国遣使会的波塔尔神父,英国圣公会方面是哈利法克斯勋爵。勋爵与神父私交甚笃,又极具宗教热忱,怀有化解双方矛盾重归于好的心愿。双方早在1890年就开始接触,但随着1896年《宗座关心》通牒的出台,会谈被迫中断。重启会谈是双方的共同心愿,波塔尔神父请求比利时马林总主教马尔枢机支持这一会谈,马尔枢机为比利时天主教会领袖,因其在二战中坚决反对德国对比利时的侵占而获得了较高声望,在神学思想上他又是一位开明派,乐于与不同宗派的人交流。马尔枢机早于1914年就开始关注俄国东正教,对于十月革命后流亡比利时和法国日益增多的难民予以保护和经济支援,在鲁汶成立《比利时援助俄国人》基金会,特别负责协助俄国青年在比利时就读大学。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又十分尊重俄国人的宗教信仰。他曾说:“的确,教会之间的复合是天主子民(包括你们和我们)所渴求的。但是,除非绝对尊重别人的良心,我们不会推行。你们中有二十位青年,住在学生宿舍几达一载,在鲁汶天主教大学很用功念书;你们不妨问问他们:是否他们的宗教自由受到某方面的侵犯?”<sup>①</sup>

在与东正教交好的同时,马尔枢机于1919年赴美访问,并受邀在美国圣公会的主教会议上演讲,他说:“我问候你们,犹如问候那些为共同理想而服务的兄弟、在自由的爱中的兄弟、尤其是在基督信仰中的兄弟一样。……这种兄弟之情的产生,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父。”一位天主教枢机主教在向圣公会主教大会致词时称他们为基督信仰的兄弟,确是宗教改革以来史无前例的,马尔枢机在圣公会中也富有声望,选择他作为双方会谈的幕后推手,实在是最佳人选。

1921年12月6日,马尔枢机和他的教区副主教及波塔尔神父作为天主教代表,哈利法克斯勋爵,弗莱里牧师及罗宾森牧师为圣公会代表,在马林主教府开始了会谈。会谈的气氛十分友善和热烈,首次会谈双方寻找了两个教会在教义上的相同之处,以避免过早的谈及分歧而导致会谈夭折。会谈结束后,马尔枢机将会谈纪要带往罗马,并向刚刚当选的教皇庇护十一世汇报,询问教廷对这一会谈的态度。庇护十一世在了解了会谈的经过后,对此态度十分积极,并且祝福种种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对于双方都是一种善意的举动。

在此后1923年4月,1923年11月,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会谈。两次的会谈主题进一步延伸,开始涉及双方一些分歧。前一阶段彼此间有很多一致性,但这一阶段哈利法克斯勋爵对天主教的中央集权、礼仪中能否使用英语、任命主教的方式、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特殊地位等教会法问题,感到困难重重。关于罗马教皇的首席权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未能达成一致,会谈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双方同意在更深入了解历史后找出若干集中点,再研究首席权的问题。双方会谈的成果在1923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诞文告和马尔枢机的元旦牧函中提及,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英国圣公会内部,反对罗马的力量相当强大,哈利法克斯勋爵所代表的只是少数派,他们被视为背叛者。而英国的天主教会对于这类会谈也持一种反对态度,在罗马教廷内部对于会谈的看法也在发生改变,随着新教发起的教会合一运动的开展,圣公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之中,引起了天主教会的猜疑与不满。在当时,这种运动被认为是一种反罗马的新运动,所以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28年命令天主教徒不得参加由非天主教徒所主导的合一运动。在此背景下,马林会谈最后无疾而终。

马林会谈的作用毋庸置疑。马尔枢机在后来回忆这一事件时曾说:“我们不该把敌对的教

<sup>①</sup> [比利时] Roger·Aubert:《一位先进的教会人物—马尔枢机主教》[J]. 汤汉译. 载于《香港神学年报》,1983(7).

条摆出来，却应顾全我们的主观心理。事实从圣奥古斯丁至16世纪，英国教会与罗马教会同属一个身体。即使今天，难道它不是含蓄地与罗马联合一起吗？如果有障隔的双方都能深入自我反省，他们不难藉圣神的帮助发现到，保持分裂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历史的影响、误解、不合理的恐惧都可以造成表面上的分歧，不知不觉地遮盖我们所相信的真理。我深信情况确是如此。”<sup>①</sup> 马尔枢机的思想确实超前，他的理念在后来的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得以体现，使他成为了天主教合一运动的先驱和代表性人物。

双方关系的巨大改变，发生于1962—1965年天主教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这届大公会议是天主教会全面改革的一次会议，是回应世界巨变的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2000多位主教，会议共通过16项决议，呼吁教会的合一。阐述了天主教会对于合一的渴望，在发表的《大公主义法令》中讲到“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主要目的之一。由主基督所创立的教会是至一而且唯一的，可是有许多的基督徒集团，都向人推荐自己是基督的真正遗产；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但意见分歧，道途各异，一若基督本身分裂了似的。此种分歧，确实而明显的违反基督的旨意，令世人困惑，使向万民宣传福音的神圣事业遭受损害。”<sup>②</sup> 大公会议邀请了东正教，圣公会及新教各派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并呼吁各派放弃历史上的仇视与对立。在对历史进行回顾中，特别提及在宗教改革后，在与天主教的决裂的这些教会团体中，仍保持着部份公教传统及制度的，英国教会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把圣公会和其他新教教派区别来看，无疑对双方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作用。1960年，1966年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费舍尔和拉姆塞两次造访罗马，拜会教皇，这是双方分裂四百年来首次高层接触，可谓是破冰之旅，双方成立联合神学委员会，并定期举行会晤。可以说梵二会议是两个教派关系变化的分水岭，从对立走向对话。

对话交流带来了两个教会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但一些矛盾也日益突出。普世圣公会的组织制度远远不及罗马天主教会那样严密，不同教省之间各自独立互无统属，坎特伯雷大主教仅作为精神领袖无权干预其他教省事物，每十年举行一次的全球圣公会主教会议（暨兰柏会议）通过的决议，对于其他教省并无强制力，使得与天主教会对话所达成的协议在落实过程中阻碍重重。同时，圣公会内部的分裂也在加剧，在欧美圣公会中尤其是美国圣公会，深受自由主义神学观的影响，在妇女授予神职及同性恋出任牧师问题上较为开放，且早在1978年就已祝圣了女牧师，此举动在圣公会内部引起激烈冲突，导致一些信徒脱离圣公会转入天主教会。美国圣公会于2003年任命基恩·罗宾逊为新罕布什尔教区主教，这位主教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这一任命震撼了普世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斯在《温莎报告》中建议基恩·罗宾逊不要就任主教，以免造成圣公会的分裂。然而美国圣公会的首席主教凯瑟琳·绍利大主教，这位美国圣公会史上首位女性大主教，则公开支持基恩·罗宾逊，并且主张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公开质疑传统的基督教信仰，美国圣公会的一系列举动加剧了普世圣公会的分裂，相当多的信徒开始离开教会，一些传统派的主教开始重新组建教省或是转入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对于圣公会在女性授予神职和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持一种反对态度，说这将会对两个教会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面对圣公会内部的纷乱，一些信徒包括为数不少的神职人员开始酝酿脱离圣公会，他们认为圣公会已经背离了传统信仰，丧失了基督教会的特征，他们开始申请加入天主教会。最初，天主教会考虑到与圣公会的关系，对转会的要求持十分谨慎态度，但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罗马教廷

① [比利时] Roger·Aubert:《一位先进的教会人物—马尔枢机主教》[J]. 汤汉译. 载于《香港神学年刊》, 1983(7).

②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大公主义》法令[EB/OL]. [http://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unitatis-redintegratio\\_zh-t.pdf](http://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unitatis-redintegratio_zh-t.pdf).

于2009年11月10日颁布《与圣公会结合》的宗座谕令及补充法规。法令宣称圣公会在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共同信仰上，可以合法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颁布此法令是为回应世界不少地方的英国圣公会圣职人员，包括主教和神职人员以及信友，早就表示愿与罗马天主教结合于圆满共融中的心意。为此，教宗本笃十六世以慷慨的心怀，为促进全球基督徒早日合一共融，在经过审慎的研究思考后，颁布这项新谕令，为渴望结合于天主教的圣公会信徒敞开一条安稳合法的途径。为此，这项新谕令不是主动出自罗马圣座，而是为了回应圣公会部分信友的需求而制定颁布的。<sup>①</sup> 可以说法令的颁布，考虑到两个教会的关系，避免给外界以挖墙脚的解读，所以特别强调不是天主教会主动而是为了回应圣公会信徒及神职的请求。法令中提到要为转入天主教会的圣公会信徒设立个人主教区即特别主教区，保持原有圣公会的礼仪和灵修传统。至于已婚的圣公会圣职人员，则需要根据天主教的《司铎独身》通谕及相关文献来处理他们的身份和职务。未婚者则必须自觉遵守天主教神职人员独身的法律。加入天主教后的个人性质，教区首长只能独身者晋升司铎。至于已婚者可以按照个案呈请教宗准予领受神职。凡在这种教区内有意晋升司铎者，必须在当地天主教修院与其他天主教修生接受同样的培育。教区首长在圣座批准下，得以成立新的修会和使徒生活团体。<sup>②</sup>

由此可以看出，新主教区的设立对于转会而来圣公会信徒，的确是一种新的选择，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天主教会内部一些神职人员对于一些已婚的圣公会圣职人员难以接纳，认为将会加剧信徒团体的负担。而圣公会内部对天主教会此作法也相当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明显的趁火打劫的做法，是趁着圣公会内部危机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虽然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此事表示理解，但也难掩失望之情。这种情绪在其他教省中更为明显。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表示：“法令此时出台是在圣公宗多事之秋公布个人教区新体制，难免令人觉得对圣公宗造成冲击。并且认为：“现时最大的危机是圣公宗自己的分裂，不断有人出来自认是正宗的圣公会人，自己攻击自己，行为更值得商榷。”<sup>③</sup> 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特别主教区的设立会损害双方合一的关系，使过去努力营建的良好关系出现裂痕，影响未来的进一步交流。纵使有相当多的批判质疑之声，个人教区这一新体制的建立，确是天主教会与圣公会关系史上划时代的举措，是两个教会多年来对话交流的产物，虽然出台的背景容易使人产生多种理解，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这也是走向合一的必经之路。虽然路途艰险，甚至可能会出现新的阻碍，但是方向确是明显的。

#### 四、小 结

罗马天主教会与圣公会从仇视对立到对话交流，走过了一条曲折漫长的合一之路。虽然两者关系得以改善，但两个教会内部对与合一的见解各有侧重，加之历史上的新仇旧怨，可以预见，未来的关系发展绝不会一帆风顺。相反还会有各种新的困难与阻碍出现，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合一仍然遥远。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宗教之间的交流对话已呈向前发展之势，宗教团体的生存壮大，彼此沟通了解，在肯定自身传统的同时，学会尊重不同的宗教价值观念，有利于自身良性的发展，顺应这一趋势，才会有新的生机与发展。

(责任编辑 袁朝晖)

<sup>①②</sup> 梵蒂冈电台。圣座公布《圣公会的结合》宗座谕令及附带的补充——法规，为渴望加入天主教者铺下坦途 [EB/OL]. 天主教在线: <http://www.chinacath.org/article/other/ecu/doc/2009-11-10/3904.html>, 2009-11-10.

<sup>③</sup> 《从梵蒂冈到主教山——大主教对天主教新体制及重整主教山的回应》[N]. 《教声》，2009-11-15. 第1758期.